

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探究

胡家保

(福建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18)

摘要: 高校是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争夺的主要阵地,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关乎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当前我国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时空场域和技术话语、文化价值渗透与多样社会思潮、青年个性特质与教育主体差别、主流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等四维度的困境和挑战,可从坚持党委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青年观为引领、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协同机制、增强意识形态传播渗透辨别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工程等五个方面探索教育引领路径。

关键词: 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3)02-0168-06

Research on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HU Jiabao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battlegrounds for Western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penet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refore,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young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s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four-dimensional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time-space field and technical discourse, cultural value penetration and diverse social thought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youth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 education subjects, and mainstream ideological operating mechanism. It is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 leading path from five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Xi Jinping's view on the youths, building a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nhancing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penet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cultural projec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words: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oung students; mainstream ideology; education

2019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高度强调:“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1]可见,当前对意识形态的防控和教育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高校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前沿阵地,青年学生自然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争夺的主要目标对象。因而,高校承载着对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的防范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总体来说,近年来,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已取得显著成效,并为党和国家培育了大批中

收稿日期:2022-05-03

基金项目:2020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FBJG20200066);福建工程学院科技发展基金专项(GY-S22070)

作者简介:胡家保(1982—)男,四川绵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然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持续深入推进,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汇影响,当前国际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风险和挑战仍然存在。因此,必须要结合“两个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厘清意识形态概念定义,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和特征,分析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存在的难点问题,并从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两个面向,探索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的创新路径,这对于丰富和完善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体系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参考。

一、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源于西方,由法国哲学家安东尼·特拉西提出,最初被解读为一种“观念的科学”,仅限于认识论领域。后经马克思和列宁等一批理论家的丰富与发展,意识形态的社会阶级属性理论逐步形成并得到广泛发展和认同。^[3]可以说,意识形态蕴含着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要素,是社会上一一定的阶级、政治集团对自身利益关系社会化的自觉反映,并形成的认知归属体系,体现了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价值取向,是他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然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社会影响程度来区分,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两个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家社会意识形态最为集中体现,具有标志性特征和阶级属性。主流意识形态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统治阶级思想,是广大民众普遍接受认同的思想观念体系,在国家文化意识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一个统治阶级用来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下,我国高校的思想意识形态虽呈多元化趋势,但总体上来说,主要体现两个类别:一是主流意识形态;二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两个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博弈、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碰撞交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激荡涌动等各种变量因素,仍充斥着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冲击和

挑战。特别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载体,欧美主导的西方国家大肆宣传普世价值、西式民主自由、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歪理学说,试图通过价值渗透对高校青年师生进行“和平演变”,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统领地位,以达到破坏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分别就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作了系统论述,这些都为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价值遵循。高校是传播、维护、建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因而,高校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价值取向。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战略安全,做好“两个维护”、增强“四个自信”,做好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工作,这对于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意义非凡。

二、当前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高校是社会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要聚集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希望所在,更是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和平演变”的首选之地。因而,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4]。在全球化、信息化助推下,西方国家(欧美诸国家)依仗信息技术优势、政治文化霸权,不断向我国输出“西方标榜的民主、价值、自由”,“潜移默化”地加剧渗透,给我国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

(一) 技术维度:时空场域和技术话语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在技术逻辑的支撑下打破了时空阻隔,让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影响无处不在。众所周知,互联网技术源于美国,其独拥1个主根服务器,9个辅根服务

器,控制了全球的域名和IP地址。因而,西方国家凭借科技优势,把控国际舆情话语霸权,利用全球化不断裹挟、输出其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企图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和平演变”西化颠覆。高校作为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主要聚焦青年师生,通过网络技术话语控制权,动摇其理想信仰和价值理念,消解青年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英国政治传播学教授查德威克认为“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要输出到世界各国必须经过互联网这个‘终端工具’”^[5]。美国政客奥尔布赖特毫不掩饰地说:“中国需要现代化,不会拒绝互联网技术,这是我们的机会,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价值观送到中国去。”^[6]可见,互联网信息技术架构的全球化浪潮,增进了欧美国家在时空场域和技术话语的控制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种主导权地位。因而,加强高校青年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增强明辨是非能力,有效防范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二)文化维度:文化价值渗透与多样社会思潮的挑战

在文化全球化的配合下,西方国家着力打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宣扬“普世价值”、标榜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改变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实现“文化西方化”“文化美国化”,颠覆他国的制度和政权。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宣扬:“美国最大出口的产品,不是农作物,也不是工业制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图书以及软件等。”^[7]这些流行文化大肆传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高校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影响很大。正如尼克松所说:“外国观念的入侵,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的更快更深入。”^[8]这些多元的社会思潮颠覆、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抢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阵地,对现行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工作构成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他们除了炮制多元社会思潮混淆视听、颠倒主流根基,还利用美国影视大片“好莱坞”系列制品竭力向中国广大青年渗透美国价值、美国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构筑所谓的“美国梦”,大搞“文化奴役和殖民”,并通过英语

语言优势和留学教育优势加紧对中国青年进行文化渗透、西化教育,消解广大青年对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以上种种,不难发现,当前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西方文化渗透冲击的挑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将是亟待探讨的重要话题。

(三)主体维度:青年个性特质与教育主体差别的挑战

毛泽东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9]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别人占领,因而必须牢固树立阵地意识。高校作为文化思想汇聚之地,自然成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各类社会思潮争夺的“重镇”,而且目标精准地对准高校青年师生,把他们作为“分化”的主要对象。^[10]众所周知,高校青年学生大多是“互联网+新生代”的95后、甚至00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深受“网络化生存”影响,具有独特的个性品质,比如精力旺盛、思维较为活跃、有个人独特见解、喜欢追求新奇刺激、富有表达诉求等。但他们仍处于价值观塑造关键期,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未完全成熟,极易受到西方价值粉饰的外表蛊惑,盲目跟从、偏听偏信。高校青年学生复杂的个性特质且因人而异,这无形中增加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难度系数。此外,高校中教育主体(教师)的差异性,因不同岗位职责,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实际会产生偏差,从而使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参与面以及深度受到影响。比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部分专业老师、教辅管理人员以及其他非教职的员工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事情,跟他们的工作内容范围无关。^[11]由此可见,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主体人维度方面,青年学生和教师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的“重要两极”,二者主体的特质和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四)制度机理维度: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挑战

纵观当前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制度机理建设,从整体上而言,高校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已四平八稳构建完成,并对于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已非常明确,但仍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空白点、

一些具体事务职责不清落实不到位等现象。首先,在信息媒介语境下,部分高校意识形态传播和防控运行机制调适转换能力弱,缺乏相关新业态制度运行体系。比如,在面对舆情信息传播反应机制方面,长期形成的一套“线下”的意识形态传播防控运行机制难以转变,无法应对来自“线上”的意识形态传播渗透。其次,组织架构也是制度运行的关键所在。虽然高校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学校党委负责牵头组织、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不少高校党委班子“调子喊得高,做起来轻飘飘”,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禁锢意识形态的工作范围,作为党务工作的“顺带品”。^[12]最后,高校相关管控领域存在制度触角不深入、空白点问题,如媒体信息发布、教学教案、学术讲座、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学位论文等意识形态检查制度存在空白点或学校对其了解不够。如果没有从全局性和系统性把意识形态工作链接起来、贯彻到底,就会出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上下断裂、左右不协调”的窘困局面。

三、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两个大变局”的背景下,历经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西方文化与制度优势高下立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梦”即将破碎的焦虑日趋严重,西方世界癫狂地发动一切文化舆论宣传机器与工具,肆意制造“中国威胁论”“舆论双标”“病毒政治化”等舆情渲染,从文化和价值等领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兼顾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宏观顶层设计和微观具象操作两个基本向度,从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防范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等多重维度探索当前高校青年学生教育引领的创新路径。

(一) 坚持党委对意识形态的全面领导,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民族凝聚人心的共同思想基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全局高度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并把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

高度。因此,当前高校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着力理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破解“制度机理”上的弊病和难点。首先,健全和理顺高校意识形态管理运行组织架构机制。要坚持高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党政分工、协同运行机制;要疏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管理的上下层级(学校党委和二级学院),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领导机制;要发挥群团组织以及教辅机构的“全员育人参与机制”,共同构筑学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全覆盖”运行机制。其次,创新高校意识形态网络管理运行机制。必须着眼新媒介语境环境,创新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传播及防控运行机制,特别是要高度重视“线上”网络意识形态的管控和引领;要结合新情况、新变化,善于从不同群体、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和优化信息管理建设制度。再次,建设全覆盖高校意识形态运行体制,填补运行系统的漏洞和空白,做到精准发力、有效管控和引导。要坚持问题意识导向,在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及考评、学术项目申报与研究等方面实施全覆盖式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彻底让高校的主流意识形态制度建设落地生根。

(二) 坚持以习近平青年观为引领,建设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民族历史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系统阐释“为谁培养青年,培养什么样的青年,如何培养青年”的时代之问,这对于当前高校青年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13]为此,要做好青年学生引领工作,必须遵循青年自身特质和时代赋予的使命,抓好青年教育引领的队伍建设和载体平台建设。首先,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力军。要充分整合高校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政治辅导员、心理咨询教师、班导师以及学生党员干部等主力军优势,形成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合力”,发挥党管人才、党带队伍的主导作用,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不偏不倚。其次,要尊重青年身心发展规律和特质,他们是富有朝气、活力、创造力的青年群体。要不断创新主流意识教育的思路和载体,打造青

年人喜闻乐见的“两微一端”网络平台,比如校园主题教育网站、官方微博、微信,高校易班以及校园论坛贴吧等融学习、生活、资讯、娱乐、交友、购物等于一体的交互性平台,并培育富有正能量、引领力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队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宣传的话语权,有效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网络传播渗透和颠覆。

(三) 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协同体系,发挥思想政治课主阵地功能

随着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世界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影响更加深远,相应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将日趋复杂和激烈。学校作为意识形态争夺的前沿阵地,高校青年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思政课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更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因此,必须要深刻认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要把思政课教育放置于“两个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虑,要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高度来对待;同时,要明白“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的道理,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培育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队伍;要严格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铸魂育人”的宗旨和价值导向,“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青年学生的“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育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此外,要大力构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协同运行机制,解决“思政课”单向度育人的“痛点和难点”问题。坚持以思政课为主阵地、构筑“大思政”教育体系,不断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交互改革模式,充分挖掘学校各职能部门的育人功能,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环境育人”的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育人的模式。^[15]

(四) 增强意识形态传播渗透辨别力,提升青年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通常以网络传播渗透作为先导,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进而再通过现实场域的人际传播渠道,交互性影响青年学生言行举止,从而实现社会人主体性的“西化”“分化”的目的。面对西

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渗透,高校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帮助青年学生辨别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问题,洞察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的本质。第一,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师生的头脑,构筑理想信念教育的“铜墙铁壁”,如大力推进主流核心价值进入课堂、教材之中,融入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管理之中,绝不给西方错误思想意识提供任何机会和空间。^[16]第二,强化青年师生使命意识和阵地意识教育,让高校青年师生科学认知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在矛盾与根源,学会辨析网络媒介文化背后的西方价值的传播渗透,从而提升对抗西方意识形态传播渗透的防范能力。第三,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多元化,“鱼龙混杂”夹杂不同文化价值,良莠不齐。要着力提升高校青年师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正确把握网络媒介及舆情传播规律和特征,增强对网络文化资讯的甄别能力,特别是要谙熟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惯用的传播渗透方式、手段以及规律特征。同时,还要引导高校青年师生主动占据网络文化宣传阵地,把控话语主动权,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引领高校青年师生增强“四个自信”和育人实效。^[17]

(五)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工程,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具有扩大政治认同、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整合国家意识认同以及促进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3]因而,文化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之锁钥,高校要发挥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先进文化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入脑入心”,培育一批具有核心价值观特色的文化工程和品牌,濡养高校青年学生的“三观”价值。一要挖掘地域传统文化资源,以地域文化为载体,对高校青年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教育,以八闽文化为例,“闽都文化”、船政文化中就蕴含着包容和合、稳健谨慎、爱国自强、经世务实的“闽都”精神,^[18]可通过这些优秀传统地域文化涵养当地高校青年学生教育,丰富其文化育人的资源宝库。二要挖掘校史资源,整合校园文化,增进育人的亲近感。所谓“远法圣贤,不如近法乡贤”,要融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具体、鲜活的案例载体营造教育的在场感和亲近感,如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把创校人陈嘉庚“忠、公、诚、毅、闯”的“嘉庚精神”品格融入到校训以及校园文化中,作为融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典范。三要增强高校文化创新研究能力,夯实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文化基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制度建设,发挥高校学术科研的优势,为文化育人、文化传承提供有力支撑,如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中华文化传世经典或精品,为高校传统文化育人提供肥沃的精神养料。

总之,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

他们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可以说,今天青年的人生黄金时期,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完全吻合。^[19]为此,当前高校青年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办学性质和路线、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繁荣发展大计。高校更应该勇于担当责任,坚守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进一步探讨高校青年学生成才成长与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协同融合机制,创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育人模式,不断为民族复兴大业培育高素质的建设者和后备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2-23.
- [2] 徐国民, 胡秋玲.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能力的内涵与提升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 36(1): 35-42.
- [3] 张雷声.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4): 37-42.
- [4] 梁柱.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24): 8-9.
- [5] 安德鲁·查德威克.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 任孟山,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35.
- [6] 李慎明.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4, 31(3): 1-11.
- [7] 朱继东. 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J]. 前线, 2015(2): 15-17.
- [8] 理查德·尼克松. 1999:不战而胜[M]. 朱佳稳, 华棣, 刘亚伟, 等. 译. 北京:长征出版社, 1989: 32.
- [9] 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194.
- [10] 胡家保. 西方意识形态对高校的传播渗透及防范策略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4): 115-120.
- [11] 龙献忠, 陈方芳. 新形势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困境、契机与路径[J]. 求索, 2017(6): 74-79.
- [12] 夏文斌, 赵彩霞.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问题及应对[J]. 红旗文稿, 2019(14): 28-30.
- [13] 杨志成.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遵循[J]. 前线, 2020(10): 12-15.
- [14]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新长征(党建版), 2021(3): 4-13.
- [15] 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7-28.
- [16] 韩喜平, 柳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与使命[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2): 77-81.
- [17] 张瑞兰.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战略定位分析[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0(1): 39-43.
- [18] 胡家保. 探颐高校传统文化育人新向度[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20, 18(2): 168-172.
- [19] 杨建义. 论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核心要义:学习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的论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1-6.

(责任编辑:许秀清)